

历史回声 中 河洛传奇多

□记者 刘保军



“瞎话儿瞎话儿，一肚子俩肋巴儿。小偷来偷东西，聋子听见了，瞎子看见了，哑巴吆喝了，没胳膊没腿的把小偷抓着了……”小时候，乡村文化生活单调，听大人“说瞎话儿”，是汲取文化营养的主要方式。

“说瞎话儿”就是讲故事。《经典洛阳》，洛阳经典，这经典的“瞎话儿”都不是瞎说的。

我曾经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，在

《经典洛阳》中写过造字英雄仓颉。其实，仓颉是一个神话人物，是融合了诸多文字创造者特性的传奇人物。造字这种大型文化工程，是不同地域、不同年代的人代代相传的结果，不可能是一个一夜之间的创举。

即使在文字产生之后，在造纸术和印刷术发明之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，甚至在我们小时候——20世纪80年代前，书也是稀缺而珍贵的。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，绝大多数民众不是靠读书、写字来传承历史文化的，靠的是口耳相传。我们小时候，很多知识是靠大人“说瞎话儿”来传承的。这种方式传承的历史也许不精确，但它也是历史的回声，是探寻历史真相的途径之一，有时候还是唯一的途径。

在采写《经典洛阳》稿件的过程中，我想更多地还原一些传奇的历史和历史中的传奇，也想让《经典洛阳》

听起来更有传奇色彩。历史厚重的河洛大地，鸿儒奇才多如星辰，历史典籍中的故事，很多人了如指掌。但是，一处处沟沟岭岭，一个个村村寨寨，一户户农家小院，传了一代又一代的“瞎话儿”，是这片沃土上难得的历史回声。

这样的历史回声，我无法用同样的方式传递，只能用文字的方式，通过《经典洛阳》这个载体，真实地记录下来。侧重于传奇故事，也许是我的一种追求，或者说是我追求的一种模式，我希望把那些历史回声变成一个个传奇故事。也许这是奢望，因为还原和转化能力的不足，历史回声中很多原汁原味的绝响，没法完美地展现给读者，成为憾事。

历史是丰厚而精彩的，我们探寻到的只是传奇的一页残片。希望我们一起努力，探寻更多历史回声，为《经典洛阳》留下更多传奇。

洛阳晚报

经典洛阳 10周年

笔端风云再现洛阳故事

河洛有大美 此事总关情

□记者 张丽娜



我记性不好，上学时历史课成绩很差，所以我只好来当记者、做新闻——新闻报道讲究“喜新厌旧”，做到准确转述就行了。

2004年9月的一天，《经典洛阳》的总策划孙钦良要去孟津县采访，途中要经过汉光武帝陵（俗称“刘秀坟”）。当时，我到报社工作不久，十分敬佩孙老师，常向他请教如何写作。他问我愿不愿同去，我当

然乐意去。

路上，他跟我说，文章写好了，是可以跟音乐一样优美的。多用节奏明快的长短句，巧用比喻、排比和押韵，枯燥的文字就可以活起来；更高的层次，则是大巧不工，浑然天成。

这是第一次有人对我如此细致地剖析文字的美。我非常兴奋，虽是做社会新闻的记者，却加班写了一篇副刊稿件《刘秀坟：民间传说堆起来的皇陵》。

现在看来，这篇文章文笔稚拙，近于“戏说”，孙老师却认为它角度取巧，推荐给《经典洛阳》发表了。

后来，我就与孙老师搭班，开始写《经典洛阳》。

孙老师博古通今，引经据典，信手拈来，飞扬洒脱，读他写的文章是一种享受。而我文史根基很浅，每写一篇文章，都要在故纸堆里扒拉许久，现炒现卖，火候掌握不好，时有“夹生饭”。我为此感到沮丧，觉得自己肤

浅无知，夜里失眠，崩溃痛哭。

当时的《经典洛阳》编辑张丽，见我情绪不好，常请我吃饭、聊天。她说：“你的阅历不如孙老师，不要跟他比思想深度，要比思维角度——何不从年轻人的视角去解读河洛历史？”

孙老师也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鼓励我：“你比我年轻20岁，好好充实自己，等到了我年纪，未必不如我……”

前辈的善意，打消了我打退堂鼓的想法。后来我便从“活”这个字入手，写我眼中的《经典洛阳》，终以明白如话、谐趣灵动的文风获得了读者肯定。

我在《经典洛阳》工作室大约待了两年半，如今已不记得写了哪些文章，烙在心里的尽是诸位恩师的教诲与勉励。历史是冰冷的，人情是温暖的。要说我在这期间学会了什么，不是多记住几个河洛典故，而是做一个心中有爱、眼中有美的人，穿越无情岁月，书写有情人生。

左手是鲜花 右手是荆棘

□记者 张广华



三年前的一天，是在深秋，我面临一个选择：是继续留在新闻部当编辑，还是到《经典洛阳》栏目组当一名专职记者？

当时，女儿才两岁，我需要时间照顾她。面对《经典洛阳》这个洛阳晚报的名牌栏目，我还是想打退堂鼓。

早在七八年前，出于对洛阳历史

文化的热爱，我在孙钦良老师的指点下，就“客串”写过几篇《经典洛阳》的文章。因此，我深知若没有足够的知识积累，加上“把冷板凳坐穿”的心理准备，要胜任这项工作难度很大。自己本非洛阳人，又是理科生，除热爱洛阳和喜欢读书外，实在找不出太多优势，我怕辜负了这份信任。

然而，没过多久我还是接受挑战，成了孙钦良工作室的一员，从此与《经典洛阳》“绑定”，至今已有三年。

回顾我写《经典洛阳》这三年，感受可谓五味俱全。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，那就是：左手是鲜花，右手是荆棘。

孙钦良老师说过，我们写的文章是给广大读者看的，在兼顾学术性的同时，一定要通俗，让“卖苹果的也能看懂”。我循着这个思路去写，果然被很多读者接受了。他们一如既往地

《经典洛阳》并悉心收藏，有不少人还打来电话交流感想、提出建议，给我莫大的鼓励，我一直心存感激。

读者给予我“左手鲜花”，这是看得见的赞誉，而“右手荆棘”则是谁写谁知道。三年来，多少个灯下敲字的夜晚，从不爱说后悔的我，也会想象大学时如果选择历史或中文专业该多好；几乎每天都在思索要写的内容，走路步履匆匆，也因此羡慕路边闲坐的人，感叹“若无闲事挂心头，便是人间好时节”……

但是，在去年和今年两次参加“重走丝绸之路”活动后，在对洛阳的历史文化了解更多后，我对自己的工作也认识得更清楚了。补充历史、还原历史，让更多的人认识真正的洛阳，是《经典洛阳》栏目的使命。在这条路上，我刚刚起步。

寫

